

曲肱齋全集第15冊

曲肱齋反省錄

陳健民瑜伽士 著



網頁版

曲肱齋全集

陳師弟子

鉅堂

敬題



作者陳健民瑜伽士



陳上師在柏克萊關房佛壇留影

陳上師講《淨土五經會通》第 41 次時留影





下・陳上師在灣區捷運車站分贈佛書
上・陳上師在尸林超幽





下 · 陳上師講經之神采

上 · 陳上師在香港放生三船共計六萬命





陳上師加持龍王寶瓶

陳上師在龍宮海邊打坐





最後遺囑及聲明



最後遺囑及聲明

本人陳健民，出生於湖南攸縣，現為美國公民，居住於加州阿拉米達郡柏克萊市，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。

- 一、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。
- 二、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非賣品供眾，但是僅收成本出售流通亦可。所有本人著作之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。
- 三、本人之所有銀行存款，於付清房租、醫藥費、火葬費、等開支及完稅後，分別贈於如下：
 1. 總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陳相攸、陳公鏗、陳公馮、及潘雪明四人之間存者平分。
 2. 總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城，供做下列用途。
 - (a) 其中四分之一充做台灣金山五輪塔之維護基金。
 - (b) 其餘四分之三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。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，但不得移動五輪塔本身。
- 四、其餘所有產業，包括佛像、佛書及法器等等，皆贈於林鈺堂居士，以供下列用途。
 1.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，供大家禮拜。
 2.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，供大家閱讀。
- 五、本遺囑所未提及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。

本遺囑之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繳納保證金。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。若有未盡事宜亦要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。

立遺囑人：陳健民 簽名 *Chien Ming Chen*
住址：2108 Shattuck Ave. Apt. 4
Berkeley, Ca. 94704

見證人：黃百肋 簽名：黃百肋 *Juan Bulnes*
Juan Bulnes
住址：2000 Colony St. #5
Mountain View, Ca. 94043

見證人：黃明德 簽名：黃明德
住址：33779 Quail Run Rd.
Fremont, Ca. 94536 *Donald Huang*

見證人：關忠 簽名：關忠 *Chun-Kun*
住址：4743 Wild Meadow Reach
Santa Rosa, Ca. 95405

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

曲肱齋全集

第十五冊

目錄

反省錄

相片

陳上師遺囑

題箋

傳序

回頭

負恩

陳
病

[illegible]

傅真吾

11 8 7 6 5

[illegible]

附錄

一、覆沈家楨居士論《圓覺經》廿五圓通次第之兩封信	161
二、花岩處士陳上師「法界大定」詩輯	166

166 161

題箋

點數方塘滿
鰓紋快思飄
晨水之雲
松煙落紙來
題詞出懷
難寧君

辛巳舊作鹿以代緒健民并識

傳序

言根於心，所以表法也；心不可以言明之也；明心則盡攝一切法矣。吾友陳君健民，新自西康來川，出其所作《反省錄》見示；直指人心，語無贅義。觀其言理趣處，透出二邊，即證其於體性上，已坐斷三際。尤妙在於大圓滿見、大手印見，證入禪宗三身不二之理；即因即果，即見即修；悟後原無頓漸，修趣悉可言詮，理諦圓而法自妙也。後之覽者，將因斯錄而有省焉，豈限于陳君之自反也哉！爰揭數語爲之序出云。

壬午冬真吾未定稿

回頭

夫諸法本來解脫，無根無緣，不生不滅，不假斷證，即是大圓鏡智。諸法平等解脫，無善無惡，不一不異，不容分別，即是平等性智。諸法現前解脫，無覆無著，不來不去，不用期待，即是妙觀察智。諸法當體解脫，無作無止，不增不減，不用助長，即是成所作智。諸法具如是解脫義，而不外出於一體，非言思之竟，法爾如是，即是法界體性智。誠明斯旨矣，自應任運騰騰，隨緣不變。而我則不然，定中心地，雖能了了，座餘乃觸處成窒：以爲俗事多而佛事少也，是背平等解脫義；以爲俗人近而師友遠矣，是背當體解脫義；以爲見雖到而行未達也，是背現前解脫義；以爲證未透而果未圓也，是背本來解脫義；以一心而背四義，而斷斷乎欲通達法界體性，豈非緣木求魚、蒸沙作飯乎？既知其不可也，能勿回轉頭來？

戊寅十月三日作

負恩

平生辜負師恩多矣！其尤大且深者，莫如師所直指本面，而未能寢饋弗諼也。夫諸法現成本地，法爾如如，師既直指之矣，余亦當下認知之矣，然皓然一現，忽而隱蔽。其始也曰：若者空，若者有；其繼也曰：若者轉，若者成；其後也曰：若者小，若者大。譬之貪，必判之曰：貪相有，貪性空，轉貪業而成菩提，則凡夫之小貪，可爲諸佛之大貪，言之長焉，義乃背矣，距上師直指之本地益遠矣。吾今思之，諸法本來空，徹事也，亦徹理也，何可與有對談？分庭抗禮之勢成焉，二邊中間之辭亂矣！貪業本是菩提，而必曰轉，作止任滅之機生焉，而直下指歸之傳斷矣！貪且無有，何論大小？妄想分別之心萌焉，而三無差別之理喪矣！始則成分庭抗禮之勢，繼之以作止任滅之機，終必益成其妄想分別之見，其去師之指示，何止萬萬里歟！如是而欲報師恩，曷有期焉！貪性、貪相，二者俱空，此之

空義，非與有對。貪自性如是，一切有、自性皆如是。別無孤空，更何來與空相對之有？往者，余與諸同學相對討論：如何建立妙有義？如何建立真空義？皆唯滋舌鋒、造話柄而已，未嘗直指其本面也。所謂本面者，現前法爾，坦露羅列，離于二諦，本來如是，空透一切，而實皆無有空者，更何有有哉！密宗之嘎打且促，之本來面目，之唯一明點，之現成本地，皆詮此理；而禪宗之所以必棒、必喝、必嘿、必良久，亦表此義。今不此之住，而倏爾曰：此妙有也，不落頑空；此真空也，不落妄有。倏爾曰：緣生法，幻有也；無自性，真空也。不可執幻有而離真空，亦不可沉真空而遺幻有；言之似極圓融，深究其旨，皆先具二邊之見，而後絜巧合之言，口頭禪而已矣！曷補于實際理體乎！或曰：經論皆如是相對論列，是何故哉？應之曰：此事一涉語言文字，即不能不從二邊言之；果唯策勵其心行焉，則唯上師口訣之足憑；而所謂口訣云云，即直指其本面而已矣。本面既認知矣，口訣亦無所有。當前領納，時時如是，處處如是，箇箇如是，

平等平等，現成現成。大矣哉！師恩也。偉矣哉！法性也。幸矣哉！吾得而聞之也。聞而忽忘焉，本成而忽覓焉，本平而忽參差焉。由是而懼其未然也，必將有所攀緣焉；本來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隱乎哉！如是而悔其不然也，必將有所追求焉；平等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亂乎哉！由是而伺其將然也，必將有所期待焉；現前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忽乎哉！由是而疑其或然也，必將有所遷就焉；當體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迷乎哉！夫貧而爲盜賊、爲乞丐，固難免也；今富矣，而猶不自安享其成，懷瑾握瑜，衣錦履珠，以丐餒餘于抱關擊柝者之門焉，豈不羞哉？爲之師者，百口呼之而不應，千手挽之而不回，豈不悲哉！吾所以云深負師恩者，此也；吾渠可不勉乎哉！

戊寅九月十九日作

陳病

吾未學佛前，病在貪瞋癡；既學佛後，病在戒定慧。未知病前，病在病；既知病後，病在藥。未知藥之病前，病在藥；既知藥之病後，病在捨。貪、瞋、癡，純凡夫也，無論矣。既號爲學佛矣，戒而以招福，奈貪何？定而以死水，奈癡何？慧而以狂肆，奈瞋何？要在「空諸所有」，龐蘊之所以戒夫「實諸所無」也；于是吾將滌慮竭力，以求其所謂空性者以爲藥焉！于師必擇焉，曰此修且促成就者也，彼師疇可逮。于地必擇焉，曰此乃古德道場也，彼山莫之京。于法必擇焉，曰此契第一義諦也，彼法安能媲。又或以爲儼然有一物焉，可以達眞如之竟，若者通脈、開輪，若者攝氣、歸心，若者爲發樂捷徑，若者爲啓明南針。既怯病之多端，又疑藥之寡效；莫著朮，量參苓，渾身爲藥囊矣！病榻橫陳，不禁搗枕槌床而太息曰：「吾不耐藥矣；吾將不藥矣！」于是破葫蘆，傾鉛汞；坦然裸露，原

無事矣。然每遇諸藥，輒嫉之如仇，又深恐其質之入口也，其氣之撲鼻也，防之惟恐不周；緘其口，掩其鼻，而心陷于枯井，莫能通鬯矣！此猶撥無一切、橫肆嫚罵之狂禪和，或責人念佛，或鄙人持戒，或譏人誦咒，或謗人修氣；一若其所持之空性者，惟在其生之七尺之軀，死之一坯之土而已耳！此而外，處處有；彼一身，在在空；豈以深廣之法身，而竟若是其拘拘也耶？蓋病在捨矣！古人謂如扶醉人然——東之則倒西，西之則倒東。吁嗟乎！吾之病何其多耶？有病安能無藥？吾之藥之病，又何其多耶？岐路之外，又有岐路焉。今請犁病庭而掃藥穴乃恍然知其體性空寂，了無所有。本來無貪瞋癡，原不用戒定慧；本來無病，原不用藥；本來無藥，原不用捨；于是乎渾身圓活灑脫矣！貪也空，瞋也空，癡也空，戒也空，定也空，慧也空，病也空，藥也空，捨也空，空也空，由是空也而空焉矣。捨而不知捨之爲捨也，藥而不知藥之爲藥也，病而不知病之爲病也，戒定慧而不知戒定慧之爲戒定慧也，貪瞋癡而不知貪瞋癡之爲貪瞋癡也。吾適

然而貪矣、瞋矣、癡矣、戒矣、定矣、慧矣，吾適然而各安于空也；吾適然而病矣、藥矣、捨矣，吾亦適然而各安于空也。夫誰得而名爲學焉也乎哉！夫誰得而名爲未學焉也乎哉！

戊寅十月十五日作于常寧禹憩山麓

自欺

膳後靜坐思過，覺所謂度衆生云者，徒自欺也。因緣和合之謂衆，相續不斷之謂生；前者無自性義，諸佛之空體也；後者常任運義，諸佛之悲用也。此而曰度，不知何處是彼岸？是純理也，且置勿論。請就事言之：今所謂度衆生者，不亦以見衆生之有貪與慳乎？然我不有貪，安見人之慳？我不有慳，安見人之貪？或又以見衆生之有愛與妒乎？然我不有愛，安見人之妒？我不有妒，安見人之愛？準是推論，我苟不貴，棄之不取；我苟不欲，賞之不竊；我不慢藏，誰其盜之？我不冶容，誰其淫之？此淺而易見者，特患我不自反也。若進一步言之，衆生之五毒，亦自行解脫，與諸佛之五智，本來一如。試觀聖凡淨染之貪相，有以異乎？曰無以異也。智印深契，與桑間野合，一勢一孔，曰杵曰蓮，名則遠遜，物則大同；心之者（註一）費隱，目即者丕著。淨染之貪體，有以異乎？曰無以異也。

體性于淨，不因其海衝須彌（註二），而有所增也；于染，不以其露滴牡丹，而有所減也。至若金剛怒目，與馮婦攘臂，等是瞋相，等是空體；愚夫毀偶相，丹霞燒木佛，神相離而貌相若也。愚夫嗜酒肉，而濟顛肉必狗，酒必斗，尤有甚焉者矣，如是果將何以別乎哉？不亦曰：幻相相似，空體相等，知之而契入者聖，昧之而自棄者凡歟？然知之者自知之；人孰得而知其所知？昧之者自昧之；人孰得而知其所昧？唯佛知佛，唯佛知衆生之各箇心性，亦惟佛見衆生之皆有佛性。唯衆生各自互見，其爲衆生；佛特欲度其衆生之見，還于佛見，非真有衆生可度也。是故于《法華經》直指衆生之自寶；于《金剛經》明辯佛未度衆生。佛且不有度衆生之名也；今吾人無其德，而強居其位，以行其政，而貿然曰：「我必先度衆生也，而後自度」；儼然菩薩摩訶薩之大願也！其心固可嘉，其力實不足。蓋凡夫不能知凡夫，凡夫不能度凡夫；必也先度其自性衆生，自顯其本具佛性，然後能知衆生之各自心性也。既知之矣，然後度之，亦不過令其自知之，非

實有所度也。如或不然，自執衆生之見，而語一外示衆相、內具佛德之人曰：「吾欲有以度君。」不亦大可笑乎！或難之曰：「諸佛菩薩因地之願，皆先令衆生成佛，然後自成佛。地藏之所以爲大乘菩薩，而經中亦有牧童、舟子、國王三喻；汝何所執之偏耶？」余應之曰：「此則當辨其分際矣。諸佛所謂不先成佛者，以位言；吾今所謂必先成佛者，以德言。」吾不必先居佛位以自受法樂，然吾必先具佛德以實行利他。位益高則衆生益不易見；此顏淵之所以仰之而彌高、鑽之而彌堅也，文王之所以望道而未之見也；矧下乎文王顏淵者之于如來乎？德益厚，則我益能遍知衆生心性，而出無數善巧方便，使彼悟入其本具佛性也（註三）。今無其德，而擅居其位以臨衆生，是無伊尹之志而行篡矣！

試令羊牧羊，不習水性者渡不習水性者，其得不迷歧途、不遭滅頂乎？吾攸有諺：「牽牛下水，六足齊濕。」今之衆生，或大威德矣，而德高于常牛也；或闡提種矣，而業重于常牛也；牽之下水之結果，豈僅濕足而已

哉！吾是以惶惶然而惟內自訟也！蹢蹢然而惟恐內自欺也！

戊寅十一月廿五日作

註一：之字當究妙用大異。

註二：密乘妙用，不敢輕慢，然非體性以外之物。

註三：觀音久遠成佛，然降格為菩薩；猶恐遠于眾生，又化現度母，乃至示現人類諸上師，如蓮華生、

噶馬巴西、貢噶活佛等可證。

失理

余每語人曰：「理、吾得而聞也，事、吾未及證焉。」乍言之，似不敢自是之辭；深究之，實未爲的是之論。夫理豈異于事乎哉？理者，事之所從出；事者，理之所分陳也。一切聲如谷響，似理也，而實通一切事之屬於音聲者；稱譏毀譽，鶯歌燕語，虎嘯猿啼，事事紛陳，似事也，而實理也，以其皆表如谷響也。今有人焉，自謂曰：「吾知一切聲皆如谷響也，然吾于松籟竹均，葉簌泉漱，不能通其事也。」豈事之過歟？猶是理未透也。夫理見于事事物物，本來一如，本來圓融，非有人焉，可牽理以契事也。事亦如是，本來非二；何用截然分述之？今強而二之，于是有口頭禪焉，而言必不顧其行矣。而又自寬曰：「吾于理則有得矣，于事則尙有待也。」由是一也而二之，是增也；二矣又必強以一之，是減也；增之、減之，于理何嘗有得乎？理既不得，其分陳于事事物物之間者，自難會通矣！

是當勉力（註）者在理也，即在事也；理通，事無不通。持鏡者，必能見影也。影不見，而曰：「吾鏡則明矣；吾影則或昧也。」豈真通理者耶？噫！宇宙萬彙，事事現前；目之所睹，耳之所聞，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；或如朝露，或如浮漚，或如梨園，或如蜃樓，或如蝶夢，或如奕秋，或如水月，或如空花，或如影戲，或如圖畫，或如陽燄，或如虹霞，三世十方，比比法爾，本具此理。不通此理，事乃不明；既通此理，事益足徵。他日者，人或以余之心地何如見問，余必異乎嚮者之辭而答之曰：「吾聞諸師者如是，吾行諸己者如是；吾今日之因地如是，吾異日之果地亦如是；豈吾如是，如是如是。」

戊寅十二月初九作

註：理皆契事屬見，力或不充屬行；行即行此見，非有他行。力縱不充，亦惟單提正令，久久自充。象山曰：「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竟浮沉。」

心與

心不在焉——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不在者，非不在也，謂不與也。心不與者，則無力，病障罪魔胥若是。天君泰然，百體從令。天君者，心也。七情固心之病，心不與，則不生；六淫亦心之病，心不與，氣不亂。醫者以意，反其心而醫焉。從喜得者，醫以怒；從疑得者，醫以信。移心即以移病，諳五運六氣之理者，可逆知其愈時而弗藥。時至而氣化，氣化者，心移也（註）。障之爲障，見不透也；心有所不通達，則行有所不流暢；苟通達矣，則心不與，焉以爲障？〈心經〉所謂：「心無罣礙。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」是故正見行者，所以無往而不適也。罪莫大於心以爲罪有自性，有自性則莫能追；知罪性空，心不與焉，常住本定，不令罪因，具花果緣，則能懺者，莫清淨乎此矣！將心來，與我懺；心不可得，罪則懺盡。且罪有四支：一曰所緣支，心不與，

末由觸；二曰意樂支，心不與，末由生；三曰加行支，心不與，末由續；四曰究竟支，心不與，末由成。墮落四因：一曰不智，心不與暗，則自明；二曰煩惱，心不與毒，則自澄；三曰放逸，心不與亂，則自定；四曰輕慢，心不與傲，則自敬。心魔不生，外魔不入。心與乎愛，則悲魔入；心與乎慢，則天魔入；心與乎貪，則煩惱魔入；心與乎有，則蘊魔入；心與乎殺，則死魔入。魔之大者，莫逾乎心以爲魔有自性也。囊密勒山洞來五魔，心以爲有魔也。修菩提心，不退；修忿怒目，不退；供之、贊之，亦不退；繼思一切法性空，心不復以爲有魔也，提體性空慢，直闖入洞，則不見魔影矣。心之用大矣哉！病障罪魔，心與焉，則不治、不除、不遁、不退。反乎是者，順乎心之靜則定；順乎心之誠則慧；順乎心之體則空；順乎心之用則有；順乎心之慈則與樂，順乎心之悲則祛苦；順乎心之喜則雙運；順乎心之捨則等持；順乎心之力則護法；順乎心之智則本尊；順乎心之信則上師。流六趣者，此心也；成五身者，此心也。吾見大心而自小用者矣，

未見大心而不能大用者也。吾見真心逆用而自妄者矣，未見真心順用而不能自如者也！

註：此理見諸醫案，並詳見心氣無二諸經論。

己卯三月十五作

焉用

吾不知此，禮拜不能如其心之誠，焉用禮？吾不知此，供養不能盡其性之藏，焉用供？吾不知此，讚歎不能契其理之義，焉用讚？吾不知此，懺悔不能淨其罪之源，焉用懺？吾不知此，隨喜不能明其樂之本，焉用隨？吾不知此，不知住世之所謂，焉用請？吾不知此，不知法輪之所轉，焉用求？吾不知此，不知生起次第之因，焉用修？吾不知此，不知圓滿次第之果，焉用證？蓋不知此，斯不知體；不知體，斯不知相；不知相，斯不知用；不知用，斯不知權；不知權，斯反乎正道。反乎正道而禮矣，則曰我禮矣，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一繫縛；而供矣，則曰我供矣，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二繫縛；而讚矣，則曰我讚矣，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三繫縛；而懺矣，則曰我懺矣，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四繫縛；而隨矣，則曰我隨矣，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五繫縛；而請住世矣，則曰我請矣，

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六繫縛；而求轉法輪矣，則曰我求矣，我將如何，染污意上，添七繫縛；蓋七支，七繫縛也；二次第，二繫縛也；乃至顯之六度，密之六法，六繫縛也；時輪五十三法，五十三繫縛也。是豈法寶之過歟？端緣不知大我耳！今夫舉一杵，則粉碎虛空；振一鈴，則動搖大地；呼一吒，則圓舒五光；吟一阿，則頓息萬慮；挾三界，統四生，成三身，證五智，光光相映，影影互含；禮則天龍八部同禮，一廣大身出多廣大身，禮一一壇；讚則上下四方虛空同讚，一廣長舌，出多廣長舌，讚一一佛。彈指現廿四壇城，灌頂具六地功德，毛孔與衆生同體，鼻息與諸佛相通，藏五道于加巴拉，施三身以基那雅；不起于座，所作已辦。如是行者，豈蕞爾小我所能堪耶？是故諸佛之道當務本；本立而道生。捨本逐末，何異緣木求魚？非惟不得，而又害之，是謂惑矣，將焉用哉？

己卯三月二十九作

非必

吾想，夫吾本具佛性，何自擾擾而觀空，而護輪，而壇城，而蓮花，而日月，而種子，而放光，而收光，而迎請，而合體，而灌頂，而頂嚴，而持咒，而收攝，而入定，而雙運，如是而而之多多也，得非許子之不憚煩乎！觀空者，對治二我不空也；苟空矣，何加焉？護輪者，對治親仇不平也；苟平矣，何加焉？壇城者，對治國土不淨也；苟淨矣，何加焉？蓮花者，對治生處不潔也；苟潔矣，何加焉？日月者，對治智慧不具也；苟具矣，何加焉？種子者，對治因地不真也；苟真矣，何加焉？放光者，對治心氣不展也；苟展矣，何加焉？收光者，對治心氣不定也；苟定矣，何加焉？迎請者，對治生佛不親也；苟親矣，何加焉？合體者，對治生佛不一也；苟一矣，何加焉？灌頂者，對治加持不具也；苟具矣，何加焉？頂嚴者，對治印證不契也；苟契矣，何加焉？持咒者，對治正念不住也；苟

住矣，何加焉？收攝者，對治佛慢不空也；苟空矣，何加焉？入定者，對治見修不契也；苟契矣，何加焉？雙運者，對治空樂不和也；苟和矣，何加焉？果德具，吾具，本來具，當前具，平等具，不用作止也，無不自在也，自生顯也，自證自明也，無能添染也，任運遊戲也，無有實執也。非必有空、有護、有壇、有蓮、有日、有月、有光、有咒、有定、有運，然後謂之生起也；亦非必無空、無護、無壇、無蓮、無日、無月、無光、無咒、無定、無運，然後謂之本具也。無而不廢，有而不著；夫如是也，吾亦何所擾擾乎哉！

己卯五月十五日作

云乎

整冠則思五髑髏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五智？披衣則思白象皮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無調？著裳則思虎皮裙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無畏？束髮則思肉髻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無見？裝飾則思六印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般若？醒則思空行龔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如夢？食則思拙火供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禪味？貪則思蓮花壇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無染？臥則思曠野尸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不動？便則思化甘露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本淨？屋宇則思大壇城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水月？行動則思佛事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空花？室人則思瑜伽母，以幻易幻也，曷若住鏡影？不曰某而曰金剛，不曰某而曰雙蓮，不曰某而曰甘露，不曰某而曰菩提，不曰某而曰惹打，不曰某而曰大樂；不住乎智，焉契其名？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沙入目，傷；金入目亦傷；沙金皆不入，則目自明。黃葉止啼，終是

小兒；安見其非成人乎？或曰：「然則生起次第，何觀想之繁冗，而不厭耶？」曰：「此亦金剛持老婆心切也（註一）。」與著凡，寧著佛（註二）；與著佛，寧都不著（註三）。具此智者，用此法；用此法者，表此智；表此智者，正此名；正此名者，覈此實。脫匪然者，是何異于君子所疾夫？捨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者乎？是故以幻之幻，智也；易幻之幻，亦智也；唯亦智也，阿亦智也；冠冕云乎哉？髑髏云乎哉？

己卯九月十五日作

註一：生圓次第果位殊勝方便，非本篇理趣。

註二：寧著佛者，沙拔出，乞人不屑也；金拔出，富者所寶也。

註三：都不著者，在乎拔出，目、金、沙三，各安本位也。

吓得

修而不知其體者，有矣夫？曰有，我與衆生皆是也。修而常在其體者，有矣夫？曰有，密宗、禪門皆是也。鐘以金爲體，不得其金，則不成；磚以土爲體，不得其土，則不成。雕龍之而，先求其木；伐鼓丁東，先張其革。吾未見火滴漏而水作壺者，亦未見南其轅而北其轍者也。然以余之愚，則有大謬不然者矣！念誦矣，而不知念誦之體，而于我執上修；觀想矣，而不知觀想之體，而于妄想上修；持氣矣，而不知持氣之體，而于貪著上修；由是愈念而雜染愈深，必也；愈觀而妄想愈繁，必也；愈持而執著愈緊，必也。標不直，影斯斜；道不同，謀斯異；又焉足怪哉？吾是以想夫修之體也；今夫念誦豈在我執上念誦乎？其必曰：「先之以發菩提心、四無量心。」此心者，乃修之體也。繼之曰：「一切聲皆本尊咒；一切衆皆隨我念咒。」此一切者，乃修之體也。終之曰：「所有功德，回向無住大

菩提。」此菩提者，乃修之體也。又如「觀想放光，供養十方諸佛」，十方即修之體也。「放光布施六道衆生」，六道即修之體也。「情皆本尊」，以情爲體，非以我爲體；「器皆壇城」，以器爲體，非以我所爲體。諸佛大悲，集中觀音；修觀音者，則以大悲爲體。諸佛大智，集中文殊；修文殊者，則以大智爲體。白色以大圓鏡智爲體；黃色以平等性智爲體；紅色以妙觀察智爲體；綠色以成所作智爲體；藍色以法界體性智爲體。持鈴杵，則舉體而金剛般若矣；抱明印，則舉體而真空妙樂矣。其于氣也，放之則彌六合，三界可爲一心所包含；卷之則藏密處，須彌可爲芥子所消納；吞之則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；吐之則山還是山，水還是水。一念三千具足，一心萬彙齊彰；全體起用，全用在體。獅子搏虎，亦用全力，搏兔亦用全力，是故禪門，棒則舉體全放，喝則舉體全收，參則舉體全疑，透則舉體全脫。豎一指，十方咸收；張一弓，三界圓攝；是以能舉足下足，都是道場；布衫柏子，莫非祖意。說難也得，說易也得，說不難不易也得；無所

脫乎此體，無能超乎此用。空有善惡、是非得失，莫不在焉。喜怒哀樂、好惡毀譽，莫不由焉。大矣哉，此體也！無對，尙何我執？明矣哉，此體也！無遮，尙何妄想？空矣哉，此體也！無執，尙何貪著？得此體爲明心，起此用爲見性；得此體爲般若，起此用爲金剛；得此體堪禪，起此用堪密。若余盲修瞎鍊者，則異乎是。佛母矣，而不知住般若之體；佛父矣，而不知起金剛之用；于是法味未嘗，邪思彌熾；妄冀其妙，業牽以墮；不正其本，適受其亂。烏呼！可憫哉！幼童之舞劍自戕也。是故瑜伽士當先得其體，得其體方能起其用。或曰：「然則得體亦有道乎？」呸！得則非體，體則無得。

己卯十月十九日作

主體

佛于焉攝，衆于焉度，時于焉越，世于焉超，果操何術乎？堅弗之礙，燥弗之焚，濕弗之溺，動弗之搖，果操何術乎？貪莫能鳩，瞋莫能敵，癡莫能迷，慢莫能抗，果操何術乎？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舉同此體也。」得其體矣，佛不能外，衆不能墮，時不能限，世不能戶；堅亦彼也，燥亦彼也，濕亦彼也，動亦彼也。水而溺水者，有矣夫？火而焚火者，有矣夫？是以貪得其體而益大，故與樂相應；瞋得其體而益大，故與常相應；癡得其體而益大，故與淨相應；慢得其體而益大，故與我相應。體同相同，是以法法能通，堅燥濕動，莫能封也；體此用此，是以法法能使，貪瞋癡慢，莫能止也。苟弗同其體，我爲我，佛爲佛，衆爲衆，焉能攝之？焉能度之？今古異時不能通，秦、越異世不能同。堅非金不破，燥非水不撲，濕非火不蒸，動非障不靜。不得其體，斯有對矣！不得其體，斯求治矣！故貪以

不淨對，瞋以大悲治，癡以智慧對，慢以平等治，所以不成其爲大也，密也，無上也。是故無上大密乘，當先得其體。觀空者，體之體也，而非必烏有；蓮者，體之淨也，而非必座；日者，體之本智也，而非必墊；月者，體之大悲也，而非必氈；字者，體之表也，而非必種；本尊者，體之主也，而非必我；光明者，體之化也，而非必氣；衆生者，體之依也，而非必情；壇城者，體之住也，而非必器；咒音者，體之舒也，而非必聲；供品者，體之受也，而非必物；事印者，體之樂也，而非必二；眷屬者，體之支也，而非必勝；鈴，體之慧，杵，體之智，而非必法器也；骨飾，體之無生，虎皮，體之無滅，而非必莊嚴也；三目，體之三解脫；二臂，體之二資糧；六種手印，體之六度。六度者：布施，體之無貪也，故能波羅密；持戒，體之無生也，故能波羅密；忍辱，體之無相也，故能波羅密；精進，體之無間也，故能波羅密；禪定，體之無動也，故能波羅密；般若，體之無著也，故能波羅密。圓滿次第：氣，體之用，脈，體之依，明點，體之和；

降，體之樂，持，體之定，提，體之智，散，體之通。三會歸，歸此體；同壇成，成此體。大圓滿、大手印：空、體之體，而不對有；明，體之相，而不對癡；顯現種種，體之用，而不對體。體自顯也；體外無一物也。吾聞繪事後素也，未聞養子後嫁也；吾聞伐木作柄也，未聞蒸沙作飯也！

己卯十一月廿五日作

無二

日與日光，二耶、一耶？日矣，尙慮無光乎？鏡與鏡影，二耶、一耶？鏡矣，尙慮無影乎？金而不黃者，未之有也；螺而太白者，未之有也。松耳與綠色無二分；瑪瑙與紅色無二分。如是，福與慧無二分；止與觀無二分；空與有無二分；緣起與性空無二分；貪瞋癡慢與體性無二分；喜怒哀樂與體性無二分。雙則不運，運自能雙；豈僅能雙，萬萬何妨？二則非諦，諦自能二；豈僅能二，萬萬何賊？言說章藻，東一句空，西一句有，非增即減，非添即染，無有義利，徒恣辯論。正見行者，舉體全空，空之中，無所對待，而自有有，故有四空：曰顯、曰現、曰樂、曰明，而顯現樂明皆有也；舉體全有，有之中，無所對待，而自有空，故有四德：曰常、曰樂、曰我、曰淨，而常樂我淨皆空也。無爲法，不可以有爲得，況言說乎？無運轉法，不可以有運轉得，況章藻乎？無修整法，不可以有修整得，況

辯論乎？日不必撥然後光，但莫自遮雲耳；鏡不必拭而後影，但莫自積塵耳。金矣必黃，螺矣必白，松耳矣必綠，瑪瑙矣必紅。別以黃染金，非金之黃；如是，別以紅染瑪瑙，非瑪瑙之紅。法法自安本位，是爲不動；不動則無染；無染則本淨現前。本淨現前，則紅者紅光，黃者黃光，自不相紊，是之謂無作、無修，自生、自顯，無二諦、無雙運，是之謂本來清淨大圓滿。若吾慮日而無光者，杞人憂天之類也；若吾逞辯而無行者，買櫝還珠之類也。

庚辰正月十五日作

以爲

吾以爲空者是；然水中月、空中花、谷中響，空何嘗獨是？吾以爲有者是；然翳障目、雲掩月、指遮山，有何嘗獨是？吾以爲明者是；然愚有得、睡有光、夜有珠，明何嘗獨是？吾以爲悲者是；然劍斫佛、鉞伏魔、鳥吞龍，悲何嘗獨是？吾以爲無修者是；然頭叩空寂、咒演圓音、拳行遊戲，修亦何嘗異于是？吾以爲無念者是；然思如魚泳、想若雲行、意似波推，念亦何嘗異于是（註）？吾以爲無散亂者是；然枯坐死水，不如散髮弄舟，普顫之行，散亂大成；散亂亦何嘗異于是？吾以爲提正念者是；然提則不正，正不待提；是不提正念亦何嘗異于是？吾以爲了知者是；然水流花放，雲駛月運；彼豈有知？何嘗非是？吾以爲無對待者是；然有空必有雲，有天必有地，有日必有月；物物自相對亦何嘗非是？吾以爲離言詮者是；然呬喝亦言，拈花亦詮；洗盂去亦言，豎一指亦詮；嘿然不言之言，

良久不詮之詮；言詮亦何嘗非是？是故空也是，有也是，明也是，暗也是，悲也是，瞋也是，無修也是，有修也是，無念也是，有念也是，無散亂也是，有散亂也是，提正念也是，不提正念也是，了知也是，不了知也是，無對待也是，有對待也是，離言詮也是，不離言詮也是；本自圓滿，本自佛陀。不須簡擇，簡擇也得；不須修整，修整也得；毋以以也，毋爲爲也；各順其性，各契其體。是之謂可思議而不可思議，是之謂可言詮而實離言詮，是之謂可對待而自無對待，是之謂可不知而自了知，是之謂可提正念而自無須提正念，是之謂可散亂而自不散亂，是之謂可修而自無修，是之謂可瞋而自悲，是之謂可暗而自明，是之謂可有而自空，是之謂本自圓滿，本自佛陀。

註：六祖不斷百思想。

庚辰正月廿三日作

如也

吾嘗行百善矣，然吾百思而百善莫逾乎此也！如藥中甘草，味中鹽梅。行無此則肉，住無此則木，坐無此則癡，臥無此則尸，施無此則沽，戒無此則拘，忍無此則殘，進無此則迂，定無此則外，慧無此則怪。于密法，亦復然：蓮無此則污，月無此則遮，日無此則食，吽無此則畫，尊無此則魔，咒無此則罵。于正分，亦若是：氣無此則狂，脈無此則結，點無此則貪，降無此則洩，持無此則脫，提無此則塞，散無此則亂。或曰：「何謂此？」此無此，此如此：藥苦則苦，藥甜則甜，雖有甘草不見焉，然無此則不和；菜葉則葉，菜根則根，雖有鹽梅不見焉，然無此則乏味。此者，凝神逼之不見焉，揚眉擒之不見焉，坦然置之則如在；著意留之不見焉，起心迎之不見焉，澹然置之則如在。蓋有之矣，見無見見，見見若無，無見如在。或曰：「如何如？在何在？」如魚處水，淡如也，活如也，澄如

也，虛如也；如影處鏡，映如也，翕如也，明如也，純如也；如人處風，廓如也，蕩如也，透如也，爽如也。莫之能如，惟如如。其所在，無不在；在天之涯，在水之濱，在培塿，在微塵，在盤餐，在溷廁，在螻蟻，在虎兕，在盜跖，在顏淵，在地獄，在禪天；瞻之在前，顧之在後；左左在，右右在，莫或不在，自在在在。噫！吾嘗行百善矣，然吾百思而百善莫能逾乎此也！

庚辰正月廿五日作

無礙

吾始以爲眠礙修，然牛衣不泣，虎茵不矜，孤衾不寒，同枕不厭，南柯不樂，蝴蝶不憂，夢知所轉，光知所顯，脅尊者終身不合睫，未嘗增；薩拉哈一枕十二載，未嘗減；吾未見彼彼有礙于心！吾斯未見彼彼有礙于修！吾始以爲食礙修，然鹽知鹹性，酢（醋）知酸性，芹知苦性，椒知辣性，蜜知忌葱，鱉知忌莧，湯不探，菲不吹，精不厭，亂不及，薑不撤，魚鰕肉敗不食，三白亦飽，萬錢亦飽，斷齏畫粥亦飽，炙鵠膏雉亦飽，在盤則餐，過喉則糞，吾未見彼彼有礙于心！吾斯未見彼彼有礙于修！吾始以爲行礙修，然王道平平，吾行如風，鳥道磊磊，吾行如循，歧知所歸，直知所止，或道行吾不行，或橋流水不流，或始隨芳草去，或終逐落花回，吾未見彼彼有礙于心！吾斯未見彼彼有礙于修！吾始以爲病礙修，然浮知熱，沉知寒，寒不風，熱不暴，蒼補氣，朮補脾，白入肺，黑入腎，善病

無憂，善醫以意；陳琳之檄，能癒頭風；子美之詩，能退瘧鬼；吾未見彼
彼有礙于心！吾斯未見彼彼有礙于修！心本無心，修本無修，礙本無礙！
甲顯矣，甲不離心，不離修，不能礙；乙顯矣，乙不離心，不離修，不能
礙；一切顯矣，一切不離心，不離修，不能礙。吾于是乃坦然而不戚戚，
遽然而不拘拘；吾修也囂囂，吾不修也囂囂！

庚辰五月二十九日作

性戒

吾行也，搗灑舞袖，靡知有觸，飄飄然！吾語也，狂肆逞譚，靡知有忌，侃侃然！吾文也，吐露盡性，靡知有諱，恢恢然！吾詩也，直寫放情，靡知有隱，栩栩然！吾樂起也，如醉如瘋，率其性所欲爲，騰騰然！約束不我加，月旦不我平，帝力不我有，于是吾將犯戒歟？然吾見一切法性無實，不見別有戒體。戒而以無實爲體也，則吾飄飄然，亦處其中；侃侃然，亦處其中；恢恢然，亦處其中；栩栩然，亦處其中；騰騰然，亦處其中。吾見一切性廣大，不見別有戒相。彼條條森嚴者，若在廣大法性中，則吾未見彼飄飄然者犯某條，乃至騰騰然者犯某條。吾見一切法性唯一，無有二分，不見彼別有事，而某也當行，某也不當行。彼金科玉律，條條羅列，正之與質，皆候所攝（註二），寧有二分耶？若本無也，則吾飄飄然，乃至騰騰然者，亦何嘗不與同體乎？吾見一切法性任運，自顯自滅，無能作者，

無能受者；不見有能戒、有所戒；一切事善惡苦樂，利害犯校，旋起旋滅，無能犯者，無能墮者；任運無戒，任運含戒，任運住于戒體；飄飄然亦任運也，乃至騰騰然亦任運也。任運觸任運否？任運犯任運否？且也，一切法性無實，則無意樂支；一切法性廣大，則無時分支；一切法性唯一，則無所緣支；一切法性任運，則無加行支。一切法性無實，則無執；無可取之善，無可作之惡；一切法性廣大，則無私；樂不能內也，苦不能外也；一切法性唯一，則無對；害其誰與乎？利其誰守乎？一切法性任運，則無固：法爾本不犯也，法爾本不校也。吾果（註二）常住無實、廣大、唯一、任運中，吾將誰觸、誰忌、誰諱、誰隱、誰犯耶？吾焉得而不飄飄然，乃至騰騰然也乎哉！

註一：一丈候，二尺正，四寸質，故能攝。

註二：果字當究，苟不果住三種律儀，當行其心之所自安。

庚辰六月初十日作于八幫

無修

大道無修，吾何以孜孜爲？吾修罪，對以戒；大道無罪，焉用戒？吾修亂，對以定；大道無亂，焉用定？吾修癡，對以慧；大道無癡，焉用慧？吾處火宅，堪忍其苦，醉生夢死，吞鴆飲毒，好色溺貨，名缰利縛，且纏且緊，無慚無愧；于是乎西方有聖人焉，大呼曰：「出離！」大道平平，無諸貪染，焉用出離？佛經上曰：「此地無不殺不盜不淫，何況殺盜淫。」老子絕仁棄智者，仁爲不仁故，無不仁，則亦無仁；智爲不智故，無不智，則亦無智；惡其不仁不智，而有仁智也，非故爲絕棄也。吾私矣，不契乎大道，則曰：「當修菩提心」；非大道須修菩提心，大道本菩提心也。吾自甘卑陋，自棄乎大道，則曰：「當修起分佛慢」；非大道須修起分佛慢，大道本具起分佛慢也。吾有修整，則曰：「當修無修整」；非大道必修無修整。吾有散亂，則曰：「當修無散亂」；非大道必修無散亂。吾有希求、有疑

貳、有造作、有間缺、有忘失、有計執，則曰：「勿希求、勿疑貳、勿造作、勿間缺、勿忘失、勿計執」；非大道必若是也。過在吾，不在大道；修在吾，不在大道。吾而大道矣，修而無修也；吾而非大道矣，無修亦修也。大道無修；無修者，非有無修之修，亦非離有修之修，亦非修無修修。無修修修，修亦得，無修亦得，之謂無修；離修與無修二邊，之謂無修；吾本大道，大道本吾，之謂無修。是故大道無修之道；無他，知吾本大道，放其修心而已矣。

庚辰七月初八作于德格八幫寺

率性

天覆萬物，碗如也，不能仰；地載萬物，盂如也，不能覆；山仁靜，動則崩；水智流，止則腐；菊耐寒，蓮愛日；犬吠非其主，羊愛合其羣；石走崖犇，蟹渚魚澤；雨薜煙荷，塢竹籬風；鵝黃翠碧，鳧短鶴臞；物物各盡其性，物物各安其位。侏儒不可長，傴僂不可直；簾簾不可俯，戚施不可仰；絳、灌不能文，隨、陸不能武；直木不能輪，曲材不能桷；無鹽不能美，西施不能惡；雌不求牝，鑿不圍柄；癭瓢不用陶，藤杖不用繩；祥麟獨角不嫌少，寶象七支不厭多；尺蠖一信一詘，比目一左一右；桔槔一上一下，軒輊一前一後；舉相得也，各自適也。今夫道，何莫然？率性自成，逆理自悖。有所取捨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修整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簡擇；則不得其正。取捨忘乎本，修整忘乎圓，簡擇忘乎滿。法法自性，即本圓滿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；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不止。蓮師用樂，

密師用苦；諦洛巴用魚，畢哇巴用酒；先師用怒，色師用喜；貢師用懷，親師用誅；莫之或違，囂然自在；放下契入，拈起透脫。禪家：茶也、餅也、弓也、毛也、棒也、喝也、柏樹也、油麻也，處處是，惟嫌有一非；處處非是，惟嫌有一是；處處是是非非，惟嫌有一是非非是。《法華》云：「是法住法位。」旨哉！旨哉！吾無閒焉矣！

庚辰七月二十九日作

自遊

吾無隱乎爾，空性自在；吾法身，其吾隱乎哉？吾無欺乎爾，明心遊戲；吾色身，其吾欺乎哉？牛溲馬勃、陶犬瓦雞，莫作牛溲馬勃、陶犬瓦雞看，莫作非牛溲馬勃、陶犬瓦雞看；空性自在，法身自在，牛溲馬勃、陶犬瓦雞自在！風花雪月、天光雲影，莫作風花雪月、天光雲影看，莫作非風花雪月、天光雲影看；空性自在，法身自在，風花雪月、天光雲影自在！娼母毛嬙、舞衫歌扇，莫作娼母毛嬙、舞衫歌扇看，莫作非娼母毛嬙、舞衫歌扇看；空性自在，法身自在，娼母毛嬙、舞衫歌扇自在！稱譏毀譽、利衰苦樂，莫作稱譏毀譽、利衰苦樂看，莫作非稱譏毀譽、利衰苦樂看；空性自在，法身自在，稱譏毀譽、利衰苦樂自在！貪瞋癡慢疑、莫作貪瞋癡慢疑看，莫作非貪瞋癡慢疑看；空性自在，法身自在，貪瞋癡慢疑自在！頂禮供養、讚歎懺悔，莫作頂禮供養、讚歎懺悔修，莫作非頂禮供養、讚歎懺悔修；明心遊戲，色身遊戲，頂禮供養、讚歎懺悔遊戲！尸林壇城、

本尊眷屬，莫作尸林壇城、本尊眷屬修，莫作非尸林壇城、本尊眷屬修；明心遊戲，色身遊戲，尸林壇城、本尊眷屬遊戲！氣脈明點、降提持散，莫作氣脈明點、降提持散修，莫作非氣脈明點、降提持散修；明心遊戲，色身遊戲，氣脈明點、降提持散遊戲！大手印、大圓滿、話頭圓相，莫作大手印、大圓滿、話頭圓相修，莫作非大手印、大圓滿、話頭圓相修；明心遊戲，色身遊戲，大手印、大圓滿、話頭圓相遊戲！水月道場、空花佛事，莫作水月道場、空花佛事修，莫作非水月道場、空花佛事修；明心遊戲，色身遊戲，水月道場、空花佛事遊戲！本自在故，本無隱；本遊戲故，本無欺。吾不法身隱，法身不吾及有情無情隱；吾不色身欺，色身不吾及有情無情欺。此之謂真實不虛，此之謂觀自在，此之謂遊戲三昧，此之謂勝樂金剛。佛與吾，與有情無情，一壇城中，一剎那間，未嘗異，未嘗離，未嘗互隱，未嘗互欺，此之謂本大圓滿，此之謂本來清淨大圓滿。

庚辰八月十五日作

罵禪

余嘗讀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：「增一分則太長，減一分則太短；施朱則太赤，敷粉則太白。」乃廢書而嘆曰：「舞文弄墨，寫心描性；鑿空叩景，玷污見成；效顰東施，獻嬌彌醜；密窺天生毛嬙，能不愧煞無鹽？」《生無生論》：「鴈過長空，影沉寒水」，即是鴈過長空，影沉寒水，何必鴈乏遺蹤之意，水無留影之心？龐蘊故事：「一口吞盡西江水」，增之也；「掩口不令說破」，減之也。「難！難！十石油麻樹上攤」，減之也；「易！易！百草頭上有春意」，增之也。覺範詩：「簾捲一場春夢」，施朱也；「窗含滿眼新詩」，敷粉也。寒山句：「無物堪比倫」，減之也；「君心若似我」，增之也。又「苔滑非關雨」，施朱也；「松鳴不假風」，敷粉也。中峯句：「陽鳥昨夜沉西嶺」，減之也；「今日依然上曉林」，增之也。拙句：「老馬遙知鞭影動」，增之也；「蠹魚枉寄書中眠」，減

之也。「心無散亂目無照」，施朱也；「人自澄清境自閒」，敷粉也。又某詩云：「頻呼小玉原無事」，減之也；「只要檀郎識得聲」，增之也。「你既無心我亦無」，減之也；「解鈴原是繫鈴人」，增之也。「始隨芳草」，施朱也；「終逐落花回」，敷粉也。庭前柏則是，後庭花豈非？青州衫則是，耐梅裝豈非？趙州茶則是，龍井茶豈非？雲門餅則是，中秋餅豈非？無影樹則是，有腳春豈非？渾侖木瓜則是，懸系瓠瓜豈非？冷湫湫則是，鬧哄哄豈非？牧牛則是，遊龍豈非？洗盂去則是，策杖來豈非？德山棒，添染也；石鞮張弓，亦添染也。臨濟喝，添染也；俱胝豎指，亦添染也。他如秘魔舞叉，鳥窠吹毛，南泉斬貓，乃至曹洞五位君臣，立功立勳，花樣翻新，眩人眼目，後世弄精魂漢，都從千七百則公案來。吾今有末後一棒，掀天揭地，將一切公案推翻；問德山向何處躲閃？吾今有末後一喝，驚天動地，將一切戲論唾棄；問臨濟向何處安立？木佛到底是木佛，舍利到底是舍利，如是，釋迦文佛到底是釋迦文佛。說有，有了；說

空，空了；與汝等所說葛藤黃葉，何相干涉？五家歷代諸祖，多出許多花樣，害盡天下蒼生，卻枉屈釋迦文佛！吾今且替文佛揚眉吐氣，大聲毒罵，四空響應，同聲助勢，問汝等甘服與否？噫！誰是能罵？誰是所罵？且置不論；自達摩西來，經六祖後，出生子子孫孫，造出重重口業，南腔北調，指東畫西，頌古拈古，愈唱愈高，枝枝葉葉，花花絮絮，卻在千百年後受我一頓毒罵，了彼等一場遊戲三昧。從此天下無事，庸人不擾，彼等也落得從遊戲場中跳出，作古正今，著衣持鉢，古廟香爐去也，重受人間煙火。荷！荷！

庚辰四月初十作于貢噶山。用此殿錄，所以自罵。